

J222.7
1196

王慶平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國名畫家精品集

王慶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庆平 / 王庆平绘.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3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

ISBN 7-5434-5379-7

I.王... II.王... III.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862 号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	王庆平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爱儿 张子康
书籍装帧	吕敬人
出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今日美术馆图书编辑中心
制作	王忠海
制版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8 15.25 印张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5379-7/J · 508
定价	精装 2180 元 平装 180 元



光與色的交響樂章

趙力（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美術史博士）

在美術史上原應得到激賞，但事實上却被忘懷的畫者不勝枚舉，王慶平就是這樣一位畫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代藝術的『伯樂』們從厚厚的歷史積壓中發現他，並開始將其作品介紹給世人之後，我們纔有可能一睹畫家的藝術風采，在唏噓贊嘆之餘，感慨那份遲到的幸運。

早年醉心繪畫的王慶平，雖然出生在舊中國時代的貧寒之家，但生活的坎坷并未成爲甘願沉淪的自我托辭，却是王慶平不斷追逐理想、自強奮進的無限動力。經過不懈的努力，一九五六年，剛滿十七歲的王慶平如願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學。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學與本部共處一個教學區，不僅在教學資源上相互共享，同時也是中央美術學院這塊

『金字招牌』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毋庸置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美院附中校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培養出了不少名冠天下的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王慶平作爲其中的一員，既練就了扎實的造型、構圖的能力，培養了色彩的涵養，也確立起了皈依藝術、用生命去守護自己心靈家園的堅定信念。出於對任何形式主義繪畫的自覺疏離，王慶平始終堅持追尋一種充滿生活氣息和更真切自然的藝術。雖則早期畫作由於社會生活的劇烈變遷而散失殆盡，但塑造大自然出色的、情感洋溢的形象，在大自然最平凡的題材和場景中刻畫出無與倫比的美和表現力等藝術旨趣則皆已展露端倪。

像大多數同年齡的畫家一樣，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文革』也將王慶平拖入了

苦難的深淵。即便身處於那段漫長而屈辱的逆境之中，王慶平仍是如此坦然，而藝術則成爲支撐着他繼續前行的力量與信條。王慶平爲了避人耳目，偷偷地制作了一個能放在口袋裏的指托畫箱。借此他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流連於樹林和街巷深處，以一個大自然的積極研究者的精神創作了許多寫生之作。在這些作品中，畫家將構圖建築於藍天、白雲、海水、樹林和街巷的無限寬廣的對比基礎之上，努力真實地再造大自然的永恒與玄機。在揮灑自如、近乎隨心所欲地創作之餘，王慶平覺得自己在企圖捕捉自然的光、色，並創作出富有流動韻律感的畫面的追求上，與法國印象派大師們心心相印，這也促使畫家將業已練就的俄羅斯風景畫技法與其對法國印象派藝術的自我體驗以及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研究融合爲一。於是在那些描寫外光的風景畫或者靜物畫中，筆觸近乎於中國畫的骨法用筆，色彩變得豐富而強烈，光的作用被刻意地提升爲主要因素。作品多方面地展現大自然的原生狀態，細膩地揭示風景或靜物中的動人

的協調與詩意。

改革開放使得王慶平的藝術生涯重現無限生機，不斷催促着畫家與時間賽跑，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去創作出更多的藝術精品。但是與那些追逐時流、崇尚花樣翻新的畫家迥異的是，王慶平始終堅持着自我的學術底綫，他認定着自我的『藝術信念』並堅守着自我的『心靈的家園』。這一時期的作品基本上呈現出兩條序列，一爲靜物，一爲風景。在古典繪畫的形態中，靜物往往是技法練習的產物，因此作品的完成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法則。但王慶平的靜物畫却是打破了這種約定俗成，畫家竭力通過所描繪的簡單物什，展現從構圖到色彩的完滿魅力，進而反映出自然的活力與靈機。王慶平對於自然風景的表現有着杰出的成就，畫家特別陶醉於北方春秋兩季景致的描繪，然而祇有當他提筆描繪他所鍾愛的暖陽普照下的景致之時，王慶平纔有可能完滿而綜合地傳達出自我個性方面的經驗。延伸到天際的地平綫處理讓風景變得遼闊而雄偉；靜謐的湖水或海面，反射出山川的平和深邃；充滿於前

景透入畫面深處的陽光與透明的空氣，瀰漫游動的霧氣構成了微妙的層次變化，並營造出引人入勝的魅力和氛圍。王慶平的風景畫中，事實上還有一類頗引人注目，這往往是對早間集市街巷的細致描繪，除了典型的油畫技法之外，畫家有意識地引入中國畫的表現手法，於是乎就出現了一些類似中國水墨畫的深遠意境的動人心魄的畫面效果。

步入耳順之年的王慶平，在生活抑或是藝術上更顯得如此從容不迫。煩雜的都市噪音被畫家的心靈過濾為平和的曲調音符，日漸移轉的郊外景色也被畫家的視線定格為優雅的記憶片斷。『風景』在此時的王慶平眼中已不祇是一種完全中性而普遍化的形象，僅供於對形式和空間作客觀的分析；畫家也不停留於以敘述的手法揭示內容，更多的時候王慶平為了表現內在情感狀態或對普遍崇高美的直覺

而不得不改造、綜合眼中的現實。他擅於捉住自然形象中與人們思想情感有聯繫的部分，因此有時他創作的風景形象雖僅僅是自然景色中最平凡的一個角落，但却能引起人們豐富的聯想，表達出為每一個人所慣有的、所易於理解的感受：樂觀、歡愉以及如音樂般的激情。即使大多數作品仍舊是陽光燦爛明媚，色調明淨光潔，然而王慶平也在做另一番嘗試：

畫家以明顯的筆觸把各種色彩并列在畫布上，同樣達成了互相輝映而厚重的效果；而在一些近作中，畫家也在致力於刪除細節，以最樸素的手法對景觀做最單純的描寫，這種以簡潔概括見勝的繪畫新風格，是源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涵養，達到了高度的概括與內在的有機的整體性，它所創造的藝術形象，超越了真實的範疇，是對生活的高度肯定，具有深刻而感人至深的人文關懷。

守住了我心靈的家園（自序）

我出生在一個子女衆多，雖有小資本家的頭銜、解放後却是一貧如洗的家庭。我爲自己的父母驕傲，他們雖然貧困却勤勞、樂觀，爲人善良。我秉承了他們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性格。他們已故去多年，我却沒有一天不懷念他們。自幼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貧困、缺少文化的環境中，周圍沒有絲毫藝術氣氛。記得那是上小學一年級時，同位有一個印着米洛的維納斯雕塑的鉛筆盒。我迷上了這個鉛筆盒上的維納斯，我第一次驚奇地發現世上還有這麼美妙絕倫的藝術雕像，她神聖、美麗！也許當時正是這位藝術之神，在我七歲幼小的心靈深處播下了崇尚藝術之美的種子。半年中，我照着這個小鉛筆盒畫了無數張維納斯像，訂成了一個小本本，並開始把我認爲美的東西，都畫在上面。就這樣我開始迷上了繪畫。

我十歲到業餘美術班學畫，每周學三個晚上。一個老師教近百個學生，擁擠在一間不到五十平方米的教室裏。我却把這樣的一個學習

班當做神聖的殿堂。同班中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畫友，一個偶然的機會給我看他收藏的一本日本黑白版的世界名畫集。我驚喜得像步入天堂，陶醉在這本畫集中，足足看了一個小時。這是影響我一生的一小時。當天晚上，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眠了，睜着眼睛夢幻般做了一夜的藝術天堂之夢。從鉛筆盒上的維納斯到文藝復興的蒙娜麗莎，及至倫勃朗、透納、莫奈、凡·高等等，都成了我的偶像，他們的作品和人生成了我的追求。從那一夜起，藝術便成了我心靈深處最最神聖的家園。

業餘學習班每季度是十二元，父母拿不出這筆錢。我哭鬧着要學費，爲難的父母爲我的真情所打動，借錢爲我交了學費。學習班上的同學都是成年人，祇有我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學三年級的學生。爲了學畫，我把每一分零錢積攢下來，够一角錢時就跑二十多里路到當時禮拜集上收廢紙舊書的小販那裏，交上這一角錢，讓我把一些舊書上無字扉頁撕下來賣給我。這

些成了我的寶貝，我嗅到這些紙上散發出一種迷人的香氣。我又花一角二分錢從收破爛的筐子裏尋到一個破舊的水彩盒，重新清理了一下，用來畫水彩畫。這個破舊水彩盒我用了近十五年，直到後來『文革』時被文化界的造反派用腳把它踩爛。我用這個水彩盒畫出來的五百多張水彩畫，當時也被造反派付之一炬。這時候，我流下了痛心的泪水。『文革』後，我很少再畫水彩畫，是與這段痛苦而傷心的經歷分不開的。痛定思痛，我開始了更加執著地專攻油畫。『文革』並沒有摧殘我的藝術生命，也正是這樣被置之死地而後生地對藝術強烈的愛，在那煉獄般的打造中，使我對藝術愛得更熾熱了。這種生命傾注了的愛，使我能在那人妖顛倒的十年中，守住了我心靈的家園。

十七歲那年，我考入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附中和美院同在一個大院中。在這裏，我見到了中國最杰出的藝術家像王式廓、董希文、吳作人、李可染等，目睹了他們是怎樣教學和創作的。美院圖書館更是使我大開眼界。我如醉如痴地陶醉在世界藝術大師們的畫冊中，并閱讀了像但丁、巴爾扎克、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一大批大家的世界名著。特別是羅曼羅蘭寫的《貝多芬傳》，不止一次地激動得使我落下淚來。這是一本深刻影

響了我一生的傳記。這些藝術大家們步入了我的靈魂深處。白天上課，在漫漫長夜中我讀這些大師們的作品，心靈與他們長談着，交融着。我崇拜着他們的作品，更受他們偉大人格的熏陶，使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藝術，懂得一個真正的藝術信徒要像丹柯一樣捧着一顆發光的心，在荆棘叢生的人生道路上尋求真、善、美的光明；要像凡·高和曹雪芹一樣，爲了藝術而守得住貧困的寂寞；也要像誇父追日那樣充滿激情地永無休止地去追尋着心靈中藝術的太陽；我懂得一個皈依了藝術的信徒，就應該像他們那樣用生命去守護自己心靈的家園。

『文革』中被批鬥時祇有二十幾歲，我所有的藏書、畫冊、水彩畫、素描等都被燒掉了。被隔離，被批鬥，被勞動改造……在那漫長屈辱的日子裏，我曾絕望得想以死了此無望的一生。在這生死關頭，正是那些也被『文革』打倒的我心靈中的偶像，向我伸出有力的手，攙扶起我，并讓我透過眼前的混沌現象看到了光明的未來，并用他們人生的經歷指導我，應該用超人的信念更堅強地爲藝術而拼搏。於是，我又偷偷地做了一個能放在口袋裏的指托畫箱。早八點上班被批鬥前，五點鐘天蒙蒙亮，我就到海邊、小樹林或街巷深處去畫小油畫，到晚上再躲到家中閣樓上把有的小油畫再創作成

較大較完整的布面油畫。就這樣，在艱難困苦中又開始了我的藝術尋夢。我把這能畫畫的小閣樓叫做『多夢閣』。因為這是我躲避『文革』災難並能在藝術上尋夢的港灣。在『文革』的逆境中，我畫了大小近兩千幅油畫。在那沒有人的尊嚴、把神聖的藝術踐踏在脚下的十年中，痛苦和屈辱更堅定了我追求藝術的信念，督促我守住了我的心靈中的家園。

改革開放使中國思想解放，經濟騰飛，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也給藝術發展提供了空前大好的環境，同時也喚醒了國人的財富之夢。一時間泥沙俱下，社會上媚俗的商品行畫泛濫。這決不是藝術，為真正的藝術家所不齒。一千年前蘇東坡曾云：『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享。』苦難是藝術的孿生姐妹，而一味地追求金錢則是藝術的天敵。我也曾在這急功近利面前彷徨過，動搖過，激烈地鬥爭過，最終還是那些曾攙扶我走出『文革』陰影的大師們的聖潔的人格和藝術，使我保住了我的藝術良知。那時，我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正在求學的孩子，都需要錢，但我寧肯去業餘教學掙些微薄的課時費，也不去畫那些掙大錢的媚俗行畫。我仍背着畫箱去畫那些別人看來無用的東西。這需要更堅定的信念和毅力，纔能堅守住這藝術家的良知。這許多年來，是神聖的藝術信念

使我守住了心靈的家園。

我已年屆耳順之年，身體日漸衰老，但我痴情藝術的那顆心，却永遠是年輕的。時至今日，我似乎纔真正摸到了藝術的脈搏，好像當年老柯羅那樣八十多歲了纔高興地發現怎樣畫好天空的秘密。每天清晨，我會為昨夜為實現自己的藝術之夢所做的探索而會心地微笑——為我似乎有着永遠做不完的藝術探索之夢。這些夢不是黑白的，而是五彩繽紛、色彩燦爛的。現在自己覺得纔真正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專業畫家，從現在起又仿佛從零點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藝術人生。我又聊發藝術少年狂，做了一個再奮鬥許多年的計劃：總結過去，開始一個嶄新的未來，要畫出有別於過去的嶄新的圖畫。我仍像少年時代一樣，把能天天畫畫看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雖然仍清貧，雖然條件還有限，但我已知足了。因為比我心靈中所崇敬的那些苦難大師們條件好多了；因為我可以一心一意地畫畫，這就足够了。難道這不就是我少年時代所夢寐以求的最壯麗的生活嗎？我不是每天都全身心地獻身於藝術——我所終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嗎？我為藝術耕耘此生。回眸逝去的歲月，值得自慰的是，我沒有虛度年華，而且不論順境或是逆境，我都能恪守住藝術的良知，我都能堅守住我心靈的家園。

目錄

零壹

陰霾的早晨
1984年 40 × 30cm

零拾

陽穀路自由市場
1979年 30 × 40cm

零貳

陰雨的早春
1976年 21 × 23.5cm

零拾壹

中山路
1979年 30 × 40cm

零參

夜色
1975年 38.5 × 46.5cm

零拾貳

『文革』時期老教師
1975年 49 × 35cm

零肆

窗前組畫(之一)
1976年 40 × 30cm

零拾參

人物速寫·老人
1983年 50 × 33cm

零伍

窗前組畫(之二)
1976年 30 × 40cm

零拾肆

靜物
1980年 40 × 30cm

零陸

窗前組畫(之三)
1977年 30 × 40cm

零拾伍

雨後
1980年 40 × 30cm

零柒

少年
1975年 50 × 48cm

零拾陸

午後
1983年 30 × 40cm

零捌

女青年
1978年 48 × 33cm

零拾柒

天橋下的火車
1983年 62 × 91cm

零玖

大海的岸邊
1979年 30 × 40cm

零拾捌

水鄉紹興
1984年 30 × 40cm

零拾玖

離江陽朔
1984年 30 × 40cm

三七

零貳拾

離江岸邊
1984年 30 × 40cm

三九

貳拾壹

牡丹花
1987年 40 × 30cm

四一

貳拾貳

海上速寫
1987年 30 × 40cm

四三

貳拾參

紹興早市
1987年 62 × 74cm

四五

貳拾肆

四方路早市
1988年 30 × 40cm

四九

貳拾伍

嘉陵江上初月
1989年 30 × 40cm

五一

貳拾陸

金風輕揚
1989年 30 × 40cm

五三

貳拾柒

窗前丁香
2000年 68 × 60cm

五五

貳拾捌

蘇州路
1994年 30 × 40cm

五七

貳拾玖

西下夕陽
1994年 30 × 40cm

五九

零叁拾

漁歸
1999年 61 × 73cm

六一

叁拾壹

漁鄉的傍晚
1997年 27 × 37cm

六三

叁拾貳

中山公園的紫藤花
1995年 60 × 75cm

六五

叁拾叁

水鄉
1997年 30 × 40cm

六七

叁拾肆

四月天
1997年 50 × 40cm

六九

叁拾伍

海灣裏的漁船
1998年 30 × 40cm

七一

叁拾陸

旅游碼頭
1998年 30 × 40cm

七三

叁拾柒

日出
1998年 30 × 40cm

七五

叁拾捌

海上
1999年 30 × 40cm

七七

參拾玖

高原鄉鎮
2000年 30 × 40cm

七九

零肆拾

鳳凰城的老商業區
2000年 30 × 40cm

八一

肆拾壹

鳳凰古城
2000年 40 × 30cm

八三

肆拾貳

山寨春雨
2000年 30 × 40cm

八五

肆拾參

西江章壽古寨
2001年 40 × 50cm

八七

肆拾肆

章壽古寨
2001年 30 × 40cm

八九

肆拾伍

湘西響水壩秋雨
2001年 30 × 40cm

九一

肆拾陸

苗寨速寫
2001年 30 × 40cm

九三

肆拾柒

窗前黃昏
1990年 71 × 100cm

九五

肆拾捌

千家寨早集
2000年 30 × 40cm

九九

肆拾玖

漁港速寫
2001年 30 × 40cm

一〇一

零伍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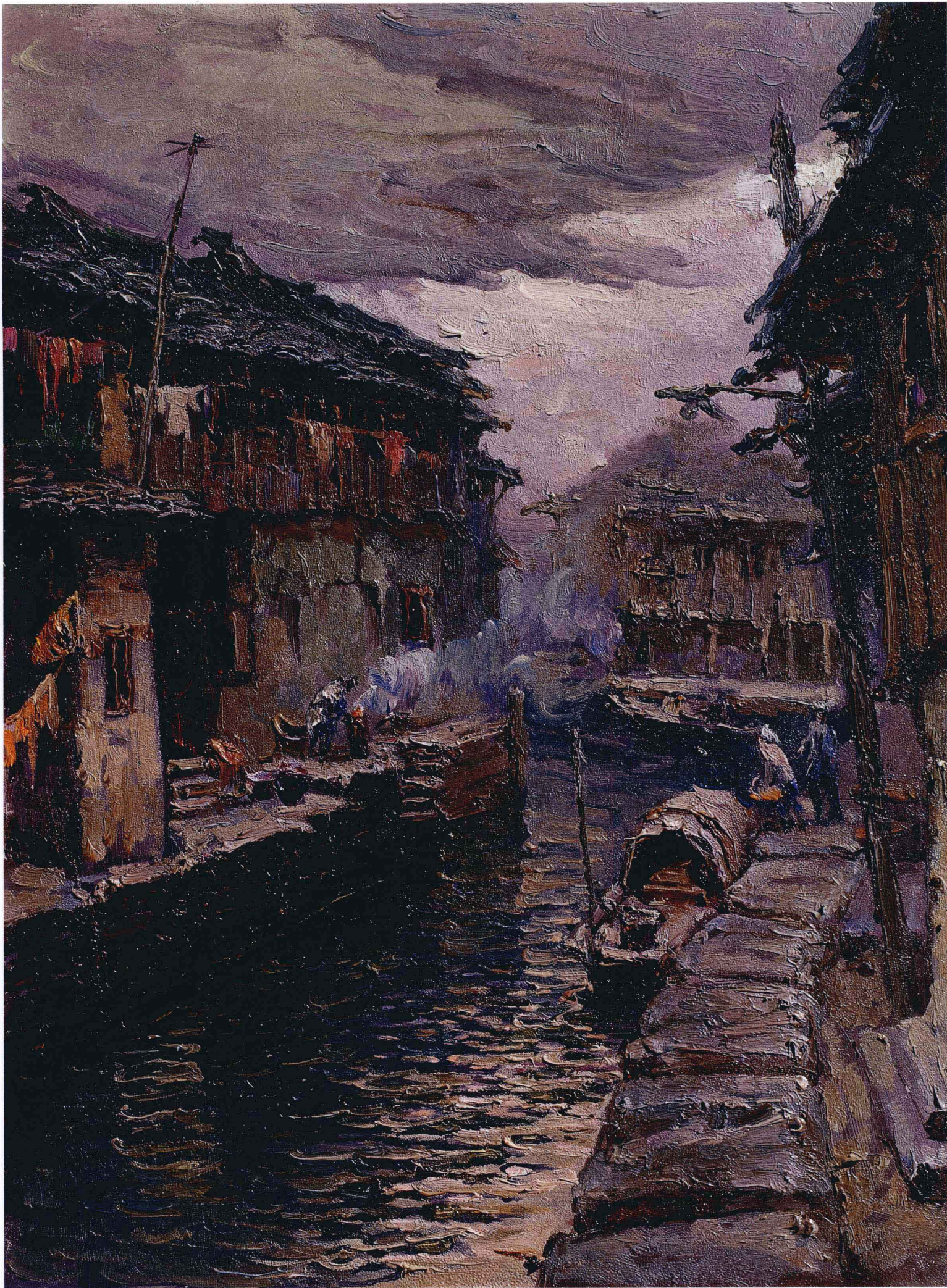
花與蔬果
2003年 80 × 90cm

一〇三

伍拾壹

春天的紫藤花
2003年 60 × 75cm

一〇五



陰霾的早晨 1984年

材料：木板紙面 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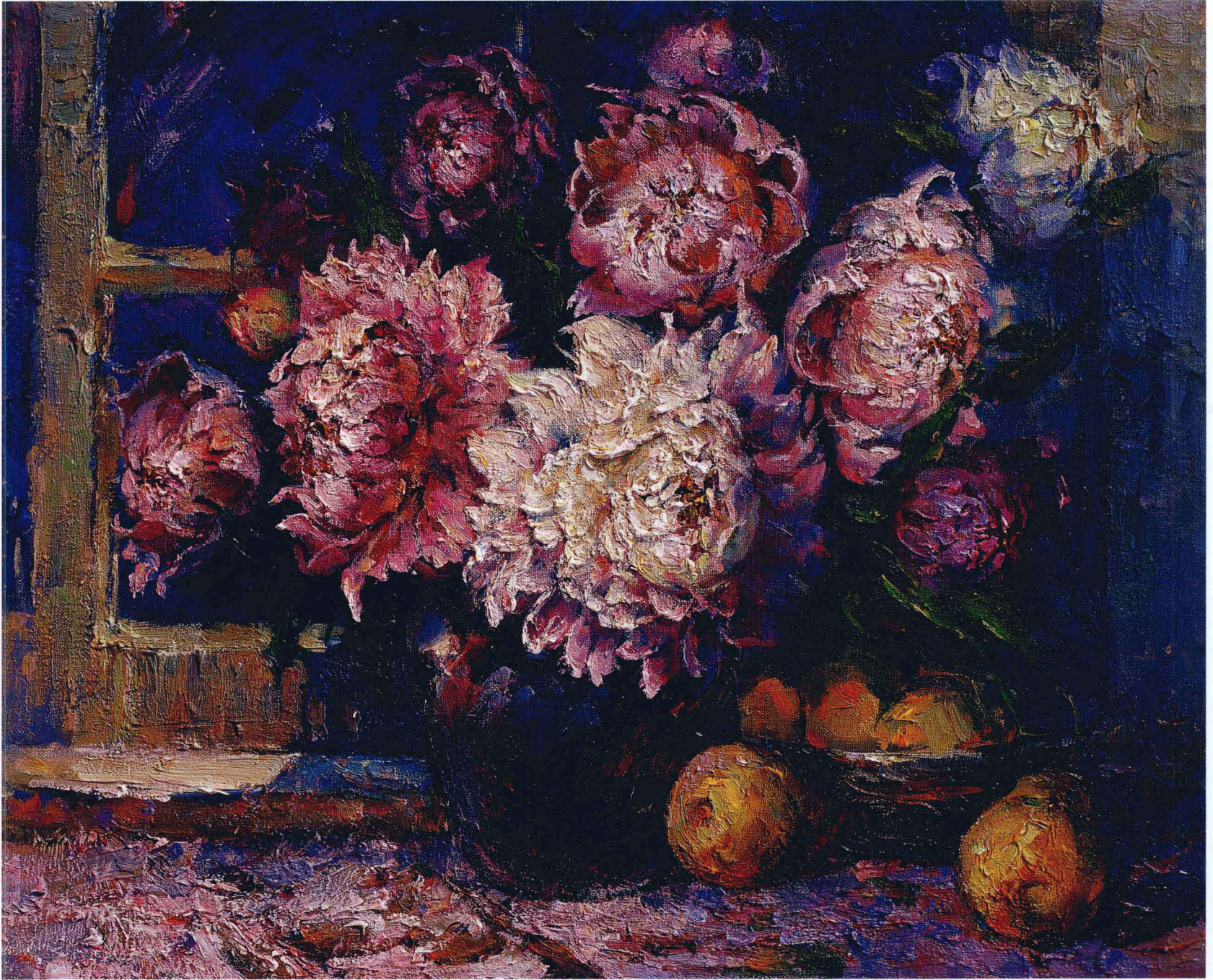
尺寸：40 × 30cm

平慶王 集品精家畫名國中



陰雨的早春 1976年
材料：木板紙面 油畫
尺寸：21 × 23.5cm

平慶王 集品精家畫名國中



夜色 1975年

材料：布面油畫

尺寸：38.5 × 46.5cm